

人样

张继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张继 著 样

很久没有这样精彩的小说了
一个讲述故事的高手，讲述
有趣的乡村故事
不再恋恋于田园牧歌，重复
善良淳朴
简约、内敛、幽默
琐屑人生的狡黠、怯懦，无
奈的尴尬和解嘲
贴心贴肺的家常，卑微渺小
的众生，提供个体『活法』
的例证
本是同根生。乡村话语，其
实指向永远缺席的城市文学
的隐秘，渐渐浮现，明晰：

很久没有这样精彩的小说了
一个讲述故事的高手，讲述
有趣的乡村故事
不再恋恋于田园牧歌，重复
善良淳朴
简约、内敛、幽默
琐屑人生的狡黠、怯懦，无
奈的尴尬和解嘲
贴心贴肺的家常，卑微渺小
的众生，提供个体『活法』
的例证
本是同根生。乡村话语，其
实指向永远缺席的城市文学
于是，国人性格底层与细部
的隐秘，渐渐浮现，明晰：

很久没有这样精彩的小说了
一个讲述故事的高手，讲述
有趣的乡村故事
不再恋恋于田园牧歌，重复
善良淳朴
简约、内敛、幽默
琐屑人生的狡黠、怯懦，无
奈的尴尬和解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样 / 张继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8
ISBN 7-5329-1914-5

I . 人... II . 张...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第 20260 号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2 插页 316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9.00 元

序

文学的村庄

张 炜

，许久以来没有听到最新的乡村故事了。最新的城市故事我们听到了不少，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于奔向城市化的时代，讲叙城市故事或许更受青睐。今天的小说作者似乎有更多的理由渲染这个时期的城市病，如现代的焦灼，现代的畸形，现代的空寂无聊。不过这类故事听多了，总也让人生疑，疑惑到底是生活中的这类故事太多还是讲叙这类故事的人太多。

于是我们偶尔也在切盼一个好的乡村故事高手。这个讲叙者最好不那么时髦，而只要他的忠实，淳朴，理所当然的有趣和绘声绘色。结果这样的讲叙者出在山东：张继和凌可新。他们一个在鲁南，一个在胶东，地气不同，口吻有别，却同样能吸引我。

张继长期专心写他的那片故土，一个村庄，几个互有关联的人物。像中外文学史上的许多例子一样，这个文学的“村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是太小，而是阔大无边。这里面可以有大气象，大格局，大蕴藏和大境界。关键是故事的讲叙者要有一种独到的眼光，有情怀；而且还要有耐性，能用心。这些，张继都做到了。令我高兴的是，他写的东西都是最基本不过的，是土地上的生长之物，如玉米，鱼和羊，还有与它们难以分离的人物，如村长，手艺青年，村姑，乡长文书等。

这儿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意趣盎然。在我读来，这真是像生活一样，有那样无法诠释的厚度，那样的流畅性与隐秘性。看上去无一陌生，实际上则别有匠心。这里绝没有那些耸人听闻的奇事，没有大淫大盗。如此写作，除非有大自信不可。因为这是个喧嚣浮躁到了一个极限的时期，人们常常失去期待，好像再也没有津津乐道的作家了。

我对张继的自信感到了多多少少的惊讶。创作上能够自主自为，这样的作家才是不会重复的，有一个是一个，生长着，挺拔着，秀外慧中。

张继把乡村的底层与细部舒展给我们看。他能将一件事的发生发展讲叙得极为简约、清晰和幽默。更可贵的是他不作夸张，情感，关节，幽默度，一切都不作夸张。这样就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生出，左右你浸润你，让你思而再思。手持张继小说，离开乡村的可以重温，身处乡村的更能会意。我们的土地万象，民俗风情，构成了我们最基本的现实。这就是文化的土地，是民族的缩影，任何的可能性都源自于它。我们如果能够展开想象，那么这片土地所提供的思维材料是足够多的了。我从中看到的是政治和文化，是现实和未来，是某些事物的总和与起源，是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与不可更移的命运。

这些小说给我深刻印象的正是它的内敛性。我不能说在文学长廊中所有的好小说都具有内敛的品质，但我可以说绝大部分好小说是拥有这种品质的。这当然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风格而已，而更多是由一个写作者的心态所规定，是由一个人的内在质地所决定的。无节制的宣扬，惟恐读者不注意，聒噪，外在的一点华丽，这些当然都是小道。有人可能会把后一种等同于浪漫主义，其实这与它更不沾边。浪漫主义只能是真性情的另一种表达。张继在画一种铅笔画，他用一枝铅笔画出的乡村素描，初一看够不上斑斓，实际上却是墨分五色，缤纷多彩。

现在很少看到好的铅笔素描了。它所需要的功力，镂刻传神，素雅真挚，都是不能取代的。反过来，现在下笔千里的大写意又太多；油色横涂的疯画就更多。以画比文都是一样，我们山东的张继是铅笔素描的高手，他手下的魅力有时真是难以言喻。

鲁南，贫瘠的土地，富饶的土地。张继牵着他的羊，提着他的鱼，种着他的玉米，亲近着他的乡村。

2001.4.24 济南



张继，1967年10月生于山东枣庄农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枣庄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张继是中国当代乡村现实主义小说代表作家之一，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国内重要选刊选载，收入各种文学选本，曾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和1998年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出版小说《玉米地·玉米地》。

封面设计

张振钢

责任编辑

张海珊

目录

张炜：文学的村庄（序） 1

中篇小说

流水情节 3
两个农民 46
谢庄 83
逼婚记 151
人样 196

短篇小说

棉花 251
村长的玉米 261
三八年日本人占领俺峰县城 277
杀羊 299
村长与鱼 314
陈村的传说 333
优秀青年王渔 351
送茶的女人 367
五月 384
少年 402
十三穗玉米 419

中篇小說

流水情节^①

一

所有故事的发生都是因为某种难以预料的偶然。

比如这个叫花椒的女人吧，花椒昨天晚上还计划今天上午之前做完两件事情，一件是趁着早晨天气凉快到北湖二节地里摘绿豆；另一件是挑几挑水到菜园里去，辣椒旱了，得好好浇一浇。但是她没有想到奎会一大早从城里赶回来。奎的突然到来把女人花椒所有的计划都打乱了。

奎是花椒的男人。奎是这一方有名的木匠。奎今年刚刚三十岁。奎不但会打大桌子小桌子，大橱子小橱子，还会做许多

^① 原载于《青年文学》1994年第6期。

拙木匠不会做的木匠活，比如给家具雕个花刻个字，给女人的梳妆台镶一镶边，给年轻人的新婚洞房做一做简单的装潢裱糊什么的。奎的每一件活路做了出来又都很像那么回事。自然来找奎做活的人总是很多。所以，一般情况下奎是个在家闲不住的人。奎今天早上才刚刚从城里赶回来。一个月零七天之前，城里一个叫“四季青”的饭庄请奎去做新式桌椅。奎听“四季青”的掌柜王老板说完桌椅的套数，觉得一个月时间差不多，没想到竟然做了一个月零七天。奎一个月零七天没有回家，奎想家想得深了。奎早晨连脸也没有来得及洗就往家里赶。奎坐的是早班车。

奎到家的时候花椒刚刚从床上爬起来。花椒昨天晚上睡得太晚。花椒其实是想早一点睡的，可是电视太好看，电视里那个叫阿惠的日本女人总是让她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她也没有洗脸，只是顺手把几束垂下来的头发往后一拢，然后就找篮子找布袋，她要去绿豆地里摘豆角。花椒把篮子布袋找到之后就去开门。花椒开开门，奎就一脚踏了进来。奎看见花椒头发蓬松，睡意朦胧，一副酣态，顿觉一股清纯美丽的气息扑面而来。奎的脚底升腾出一种站立不稳的感觉，这感觉使奎微微发抖，四肢无力，奎沉重的工具包就从肩上慢慢滑落，当的一声落到地上，奎忍不住地喊：花椒花椒……奎一连喊了十几声。

花椒微微低着头，花椒说：你喊我做什么？

奎不答。奎想也根本没有回答的必要。

但是花椒仍然不让，仍然不紧不慢地追问：你喊我做什么？

奎就生气了。奎气得不行，就一伸手把花椒抱了起来，走过庭院，走进屋里，花椒先是做作地尖叫一声，接着便温顺如猫。

奎和花椒睡了差不多一个上午。

花椒说奎你饿了吧。

奎说我不饿，又说你饿吧。

花椒把嘴一抿，一笑说我也不饿。

花椒和奎都没有吃早饭。

后来奎家的电子音乐钟就响了，奎家的电子音乐钟用叮叮当当的声音唱了一段奎和花椒都十分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之后，一个听起来很漂亮的女人用十分纯正的普通话说：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整。

花椒才知道他们已经睡了好几个钟头了。花椒才想起她计划过的菜园和绿豆。花椒想菜园和绿豆两桩事今天看样子是不行了。奎把它们打乱了。花椒想起奎刚才超乎寻常的举动觉得打乱得很好。所以，当她看到奎脱下的一大堆脏衣服就立即认为到菜园浇菜到绿豆地里摘豆角都不重要了。花椒又看了一眼奎脱下的衣服，花椒想现在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给奎洗衣服，想到这里，花椒就把奎压在她身上的一件东西拿了下来，顺势推了奎一把说：十点了，我起吧。

奎说才十点，早着呢，再睡一会儿。

花椒说不行，我得给你洗衣服。花椒说着不容置疑地坐起来，赤脚跳到地上，一转身打开靠在床头边的一个橱子。橱子里的衣服很多，整整齐齐地在一个橱洞里叠放着，花花绿绿的。花椒先给奎拿出一条藏青色运动服式样的大裤头，接着又拿出一件白色圆领衫，说：奎，你一会儿换上。然后才给自己穿衣服，梳头，收拢自己的和奎的脏衣服。脏衣服很多，有一大抱的样子，花椒把它们拢成一团放到墙角的一只木盆里，又问奎：还有要洗的吗？

那会儿奎一直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花椒手脚麻

利地做着这一切，很满足了一会儿才说：没有了。又说：花椒，我有点小热，你把电扇给我开开。

花椒说别胡扯了，不能开。

奎说怎么不能开。

花椒愣了一会儿说：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奎说真不知道。

花椒笑了。花椒说：你就是真不知道我也不给你说，不过电扇反正不能开。

奎就明白了，奎明白之后笑了，笑完了说那是胡扯的，你没见电视里，上面开着电扇下面还一切照旧，也没听说哪个演员落下什么病根，我不信。

奎惹得花椒也跟着笑起来，笑过了又把脸一拉一本正经地说：电视里是电视里，你可不准胡闹。直到奎答应了，花椒才端起衣服从家里往门外走。花椒走到门口又听到奎说：花椒，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好，我要好好睡一觉。

花椒脆生生地答：是了。

答完伸手把门关上了。

门是木门。门枢那个地方干燥异常，发出吱呀一声怪叫，叫声从花椒的背后荡漾开来，在村道上漂浮了许久。花椒想门枢缺油了。花椒没想到别的，花椒只想到门枢缺油了。花椒想给它加一点油它就不响了。花椒想回来得给门枢加点油。花椒想完就沿着村道向西走了。

阳光很好，村道显得灿烂明亮。

二

花椒不知道在她踏上村道的时候，村北小学校一所简陋的

教室里一个叫忠强的学生正坐立不安。

那时忠强正在上数学课，戴眼镜扎小辫子的女老师站在讲台上给忠强以及忠强的同学们讲解着一道据说很难的数学题。小辫子老师为了加强学生的记忆，每解一步都把结果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写在黑板上。黑板上的阿拉伯数字已经有了红黄蓝绿白五种颜色。小辫子老师还想从她不大的粉笔盒里再找出一种颜色，她用两根手指翻腾了好一会儿也没有找到，她有点遗憾地看着黑板。忠强却觉着一点也没有必要。忠强早就被那种花花绿绿的颜色弄花了眼睛，忠强的头有点痛的感觉。忠强向教室外看了看，他想教室外面比黑板上这些花花绿绿的数字实在好看多了。他决定到外面看看，他想了想就找出一个他经常使用的理由。他把手举了起来，大声地说：报告。

小辫子老师把脸转过来，她转得很急，她的水色的眼镜片在教室里划过一道白亮的反光。她问忠强：什么事？

忠强说：我要上厕所。

小辫子老师皱了一下眉，说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多事。

忠强对答如流。忠强说我肚子坏了，我夜里一不小心受了凉……忠强似乎还要补充点什么，小辫子老师没容他再说就摆摆手说好了好了你去吧。

忠强就站了起来，忠强站起来之后又伸手从桌凳里抽出一本画册揣进裤兜里。

那本画册封面的颜色很鲜艳。小辫子老师的眼睛虽然不好用，但她也似乎看出那是一本画册，她问：忠强，你往包里装的什么？

忠强平静地说：手纸。忠强为了使老师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还用两根手指把那本画册的纸页弄得哗哗作响。小辫子老师被那声音弄得烦躁不安，她又摆摆手说：行了，行了，你去

吧。

忠强说是。然后大步流星走出教室。

天空很蓝，有一架飞机刚刚飞过，留一道粗重的白烟。操场那边的梧桐树高大茂盛，许多鸟儿躲在密密匝匝的树叶间啾啾鸣叫。忠强想教室外真是太好了。忠强很想在教室外面多玩一会儿，可是他突然看见传达室门口的陈老头子正眯眼睛看他。忠强知道陈老头子权力很大。陈老头子的权力是麻脸校长给的。麻脸校长有一天对陈老头子说：老陈你记着，以后上课时间发现哪个学生在教室外面乱窜，抓住给我送来。陈老头子是个惟令是听的人，平常就照着校长的吩咐做。忠强已经被他抓住两回了，并且两回都被送到校长那里去了。麻脸校长太厉害了。麻脸校长不打人不骂人，但是却要义务给他“剃头”，不过麻脸校长“剃头”时不用推子和剃刀，而是用黑板擦。黑板擦是木头做的，很硬。麻脸校长就用那很硬的板擦在忠强的头上推来推去，每一次忠强都被推得龇牙咧嘴。然后麻脸校长才漫不经心地问：改了吧？

忠强说改了。

忠强是真的改了。现在忠强看见陈老头子不怀好意地打量他就急忙加快脚步，甚至小跑起来。忠强想只要我一进厕所你就管不着了。忠强还想只要一进厕所我就把画册拿出来，不把它看完就不出来。那本画册是根据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画的，很吸引像忠强这个年龄的人。

可是忠强进了厕所却发现了一只鸡。那只鸡掉进了粪池里，粘稠的秽物把鸡的翅膀弄得沉重不堪，就要沉下去了。鸡是母鸡，鸡冠很大，由于紧张惊恐整个鸡脸变得鲜红如血。忠强想不能在厕所里看画册了，厕所里有了一只鸡，并且由于这只鸡空气也变得太臭。但是忠强又不情愿很快回到教室里去。